



拥有 **BIC** 的女人们

我到了约定会面的那家咖啡馆门口。

我在发抖，但不是因为害怕。那是一种只问一个简单问题的颤抖：我做得对吗，还是我终于把自己逼过了极限？

还有另一个问题：这次行动我能得到什么？有哪些目标被我藏得那么深，连我自己都再也认不出来了？

我把手伸进一朵摆着展示的玫瑰，摘下三片花瓣，用它们给脸上添了香气。须后水不在差旅预算里，可我不想身上只带着一个男人的气味赴约。

我身在L'Oréal之子Georges的祖国，而那家公司教会了我很多东西。

我打开自己网站上的音乐，当作背景配乐。碰巧，响起的那首歌，正是我父亲和祖父过去一起演奏的那一首：曼陀林和吉他。他们和我在一起。我们三个人一起走了进去。

Chanel远远看见了我，走过来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，好像我们是多年后重逢的老朋友。高个子。金发。蓝眼睛。头发整齐地挽着。一身海军蓝的裙装，裹着令人屏息的风姿。有那么一刻，我几乎想问她哪里能找到一座教堂，马上娶她。

她领我走向那张桌子。六个女人在等着。会面就要开始了，而我已经知道永远不会有对抗。我有一个先天的缺陷：我懂得在赢的时候输。

我向每一位女士做了自我介绍，并没有试图找出桌上最重要的那一位。大约十秒钟后，我自然就发现了。

第一位女士说出了她的姓名，我以地道的Gillette人方式吻了她的手。然后我对桌上的每一位女士都这样做，送给每一位一个微笑和一声：“Enchanté。”Calabria制造。

直到这之后，我才报上自己的名字，毫不怀疑她们每一个人早就知道我是谁。

她们问我想喝点什么，要不要吃早餐，或许来一块小点心。我解释说，我常住的那家酒店的员工，早上若不先亲眼看着我认真吃完一顿早餐，是绝不会放我出门的。

她们全都笑了起来。

接着她们问我这是不是第一次来巴黎。我告诉她们，多年前我曾在塞纳河畔、河边的花园里工作，采集鲜花，每天早上新鲜地送到巴黎圣母院。我这么做，是在等圣母赐我一个恩典，安排我和她们六位的这次会面。我从未怀疑过。毕竟，那是一个女人的承诺。

她们笑了。气氛缓和下来。共情走进了谈话。

然后其中一位问道：“Frega先生，您最喜欢法国的什么？”

“这算什么问题？”我回答，“答案显而易见。”

BIC。

谈话立刻转向了愉快的方向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们决定边吃午饭边继续，于是沿着香榭丽舍大街走了大约一百米。可是一路上，我一直注意到同样那三个或五个男人在远处观察我们。从第一刻起我就注意到了他们。他们也注意到了我。他们是保安。从不太近。也从不太远。

我们走进一家法国餐厅。就是那种典型的法国餐厅：你几乎什么都没吃到，却要付一小笔财富。

我把Chanel叫了过来。她立刻朝我走来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我们走。”

“走？”

“对。我带你们大家去个地方吃饭。”

整整一分钟，她们愣在原地。由客人来领舞，这可不是她们习惯看到的。然而我的提议如此有说服力，她们全都跟了上来。像母鸡跟在公鸡后面。话说回来，我们本来就在公鸡的国度。

我们走到能找到的第一家披萨三明治店。进门之前，我走到老板跟前。

“我要七个三明治，每个5欧元，含饮料。”

“我来付钱。”

协议达成了。好印象也达成了。

我们走了进去。她们看上去完全不知所措，仿佛骑在飞马的翅膀上，弄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她们已经在GILLETTENARRATIVE里面了。而她们之中还没有一个人知道。

Ferdinando